

桃花扇新视野

施祖毓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桃花扇新视野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福州

(闽)新登字 05 号

桃花扇新视野

施祖毓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厦门大学印刷厂印刷

(厦门大学西校门内 邮编:361005)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9.5 印张 2 插页 262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0534-913-4

I·808

定价: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篇:侯李关系谈

第一章:侯李关系谈 (1)

一:侯李爱情说与反侯李爱情说 (3)

1:是谁堪破了桃花血痕 (3)

2:孔尚任反对侯李爱情说 (4)

3:侯朝宗谈李香君与李香君谈侯朝宗 (6)

4:《桃花扇》里所有的人都不认为侯李关系是“爱情” ... (14)

5:宋荦说侯李关系是“风流” (15)

二:风流小释 (18)

三:三大矛盾逼使我们兜圈子 (29)

四:士大夫风流意念与孔尚任的“借” (31)

1:“借”之问 (31)

2:有明淫风与士大夫风流意念 (33)

3:孔尚任跳得出这一个圈子么 (57)

4:李香君的妓女其身并始终是妓女其身既有道学的迂腐 更属作者斥权奸渲泄感情的需要 (59)

五:为论明亡、孔尚任坚决撕碎桃花扇 (66)

第二篇：时代、门户与哀江南

第二章：孔尚任写《桃花扇》想干么 (73)

第三章：帝王及帝王形象的改铸 (77)

一：由杨恩寿的批评想到的 (77)

二：弘光——朱由崧这个人 (78)

1：老福王朱常洵惹起的风波 (78)

2：门户夹缝中的皇帝 (96)

三：假弘光带来了真问题 (115)

四：孔尚任的罢官疑案和他对康熙大帝的犬马

依恋之情 (118)

五：神化崇祯丑化弘光是清廷治术的写照 (135)

1：头发问题对抗的启示 (136)

2：清初神化崇祯丑化弘光的思潮角逐 (138)

3：神化崇祯的妙用 (143)

4：“桃”色弘光、一个根本不想明天的人 (145)

第四章：史事、点染与哀江南 (149)

一：题材的取舍与作家的倾向 (150)

1：侯方域——明末人际关系网上的蜘蛛 (151)

2：钱谦益柳如是孙临葛嫩等为何落选 (176)

3：取材视角决定于作家的政治倾向 (200)

二：忠清、还是反清——“南明三忠”考察与孔尚任

哀江南之哀 (206)

1：金陵怀古与金陵不怀古 (207)

2：“南明三忠”考察 (209)

3：孔尚任哀江南之哀 (229)

第三篇:入道结局与清初士大夫禅悦之风

第五章:入道结局与清初士大夫禅悦之风…… (245)

一:网巾派与辫子派分歧谈 …………… (245)

二:清初辫子派归类 …………… (255)

三:明亡后的明末四公子 …………… (259)

1:侯方域属于哪一派 …………… (260)

2:冒襄的谢交绝游与陈贞慧的埋头土室 …………… (266)

3:方以智与清初光头派 …………… (269)

四:张薇与张道士 …………… (277)

五:棒喝终结——侯朝宗形象的最后定位 …………… (283)

跋…………… (294)

第 一 篇

侯李关系谈

第一章：侯李关系谈

一：侯李爱情说与反侯李爱情说

1：是谁堪破了桃花血痕

《桃花扇》的魅力，毋庸讳言，十有八九是李香君咬紧牙关，狠命一撞——撞出来的。关心者（不论是赞美还是鄙夷）都非常注意这一缕“桃花血痕”。譬如说，有人就赋诗道：

冰纨溅血不须嗟，染出天台洞口花。
人面依稀筵上见，不知真迹落谁家。

这位仁兄入迷了。他不仅以为真的有过李香君“面血溅扇”这样的事，还想满世界去查找这一把桃花诗扇哪。

风风雨雨，快三百年了。

如今，查扇的人少了，说血的人多了，而且愈说愈有味，愈“费

人猜”。其间，颇有代表意味的是——

“《桃花扇》是一本政治性的爱情剧……（李香君）为了忠于爱情……献出了她的鲜血，在扇上染成了永远鲜艳的桃花”。于是乎，那一把侯朝宗赠予李香君的诗扇亦即桃花扇，“在当时习俗、它是象征着男女双方的全部爱情的”。

这一种说法固然很可爱，可惜没有十分照顾侯朝宗，离过日子也远了点。于是，一家权威学术机构想了想，就在那“李香君为忠贞爱情”后边添上一行字。这样，结论就成了：

作者突出地描写了李香君为忠贞爱情和幸福生活的理想……因而“碎首淋漓”，染下了桃花血痕。

既有爱情，又有过日子的准备，自然是相当完整了。于是，有人就干脆宣布：李香君和侯朝宗“想一辈子沉浸在爱情的温馨之中”，或者，“《桃花扇》传奇”是“写明末复社名士侯方域侨寓南京，经朋友杨龙友介绍，和李香君订了婚姻”，等等等等。

凡诸种种，可以归纳成——侯李爱情说。

这一种侯李爱情说站得住脚吗？

有人反对。

谁？

孔尚任。

2：孔尚任反对侯李爱情说

孔尚任对侯李关系并不恭维。

他说：

桃花扇何奇乎？妓女之扇也^①，荡子之题也。

——《桃花扇小识》

这“荡子”，指的就是侯朝宗——他嫖妓。糟糕！在作者本人眼内，侯朝宗和李香君的关系无非是那时代多如恒河沙数的嫖客和妓女的关系而已。嫖不是爱。至于那一柄被说得神乎其神的桃花诗扇，孔尚任则指明是“荡子之题也，游客之画也”，目的乃是同妓女“伊其相谑”，属于贾琏扔予尤二姐的九龙珮一类的货色，是士大夫者流玩弄女性搞滥了的逗情小玩艺儿，根本不“象征着男女双方的全部爱情”，倒是浸透了同爱情风马牛不相及的肉欲主义，黄色人情。所以，“皆事之鄙焉者也”“又事之猥亵不足道者也”——孔尚任相当鄙夷。

同样的，他对侯李“订了婚姻”的说法与演出也非常恼火。

孔尚任有一个朋友，叫做顾彩，别号梦鹤居士。这个梦鹤居士既不梦鹤，也不去参禅礼佛，倒来拉郎配，做月下老人——改编《桃花扇》，“令生旦当场团圆”。这，就是不仅让侯朝宗李香君去“爱情”，而且用婚姻这法定绳索将侯李二人捆绑为夫妻，“自由恋爱”大功告成了。他邀请孔尚任去参观。谁知，孔尚任倒去看出了一肚子火来。他说顾彩如此改编，“订（结）了婚姻”，“未免形予伧父”。伧父，就是笨伯。孔尚任这是反话正说；他认为更改他笔下的侯李关系并将侯嫖李妓晋级为什么爱情夫妻是极其愚蠢的，也是对他的最大污蔑。秦淮旧院哪会是什么婚姻介绍所呢？因此，他愤然声明：避席。恩格斯说：“不论在何种场合，婚姻都是由两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所以它总是计较利害的婚姻”，不计较利害而且跨时代超阶级的婚姻，“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

有的”。自然，顾彩是错的，孔尚任是对的。

那么，《桃花扇》所要传的奇又是什么呢？孔尚任说：有；但是，《桃花扇》已经“脱去离合悲欢之熟径”，“观者当用巨眼”去猎“奇”，别老盯着这一缕“桃花血痕”。这里，孔尚任不仅公开声明他没有写过什么侯朝宗李香君的“爱情故事”，而且公开反对侯李爱情说。

谁支持孔尚任？

多哩。但最关紧要的，一个是侯朝宗，一个是李香君。

3：侯朝宗谈李香君与李香君谈侯朝宗

侯朝宗文名满天下，却不是封建礼教的叛逆。他在崇祯六年十六岁时就按世家公子的通例结婚了，对象是“东平太守常公”常大人的千金，门当户也对。结婚六年之后亦即崇祯十二年，岁次己卯，这一个侯朝宗南来金陵，认识了李香君。

他是如何看待李香君的？

仆之来金陵也，太仓张西铭偶语仆曰：金陵有女妓李姓，能歌玉茗堂词，尤落落实有风调。

这是他在《答田中丞书》中的自述，写得有意思极了。太仓张西铭就是张溥，此人不仅领袖复社，还同样是寻花问柳，品题诸妓的风流教主；倾倒一代的名妓柳如是，就是他最早识别于奴婢之中的。如此，他一嘀咕，侯朝宗那好色羡艺的心弦便被挑得嗡嗡震颤，事情过去了好些年还是不忘提起，谈得涎津津的。李香君当时也的确艳冠群芳，是秦淮河畔首屈一指的人物。既然“四方才子争一识面为荣”，他侯朝宗焉肯落后，又焉能落后？于是，他翻开箱囊，从所“挟”的“万金”中取出些许，财神爷躬亲引路，“因与相识”

了。既遂淫欲，又因李香君的艳名而长身价，何乐而不为？事隔多年后，他在《梅宣城诗序》中还说：“冷香者，余栖金陵所与狭斜游者也”。冷香就是李香君。侯朝宗介绍本人同李香君的关系自始至终界限森严：嫖。自然，侯朝宗所嫖的江南歌女也不止是一个李香君。翻开他的《四忆堂诗集》，什么《漫赠》《赠人》《赠校书歌》《放歌赠校书》之类，多得犹如深秋的落叶。侯朝宗对他所玩弄的风尘女子没有那么多感情，他这是夸朋示友，得意洋洋，吹。固然，这是一时风尚，可这侯公子无疑也忒嗜而成癖了。难怪，孔尚任会来个“祖传”的春秋笔法，讥之曰：荡子。

但是，矜夸尽管矜夸，界限还是界限，侯朝宗一点也不想“荡”出界外。

李香君名扬大江南北，自然也会引来一些麻烦事。譬如说，田仰田大人也就想去李香君那绣床上被翻红浪，露滴牡丹的开一开。可惜，他不得其门，大约还被把门的大小龟子奚落了一番。于是，他写了几封信给侯朝宗。田仰那些信里头写了些什么，我没有看到，无从援引，但据侯朝宗的复信猜来，无非是一些无耻的醋意和笨拙的要挟。这，恰好搔着了痒处。侯朝宗便挥笔作答，“此妓”长“此妓”短的圈定李香君，并挖苦田仰，说他“为妓所却”。末了，自我标榜道：“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本末，反复来示，益复汗下”。侯朝宗这一些话说得白一些，就是：我侯朝宗是正人君子，嫖嫖妓女，不过是“少年”时聊遣春愁的勾当，人人如此，平常得很。现在你田仰屡屡来信提起这一些事，“爬垢索瘢”，总目的无非是想借此要挟，要我动李香君让你去嫖一嫖罢了。真是大笑话。你田仰莫非以为我侯朝宗同妓女会有什么真挚感情不行？果真有这想头，那不仅是大错特错，还会教我“益复汗下”呢，我侯朝宗幸好还不至于如此下流。这界限他自己“限”得何其明确？更明确的是：侯朝宗始终不脱本色地将李香君看作人尽可妻的妓女。“间作小诗赠

之”逗逗玩则可，平等论交断乎不行，士大夫自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总之，不论是少而淫之，还是壮而悔之，侯朝宗始终脚踏原地，不想也不曾想跨出土大夫这个圈子一步。他与李香君的短暂往来，无非是钱和肉的关系，无非是世家公子玩弄平康佳丽的风流勾当而已。

李香君呢？

目前所发现的署名李香君的文字都是假托的，因此，只能研究研究同她有过往来的人对她的评介。这一些人，首先是余怀，其次是侯方域，再次自然是同侯方域李香君关系极其密切的梅朗中陈贞慧陈维崧父子等等人了。余怀说：李香君其人“慧俊婉转，调笑无双”（《板桥杂记》）。侯方域说她“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别士大夫之贤否”（《壮悔堂文集·李姬传》）。梅朗中等人则感到她很不好对付：“冷”——“昔年别君（侯朝宗）秦淮楼，冷香摇落桂华秋”……有趣得很，这位秦淮歌女隐隐予士大夫者流某种威压：冷，也慧。

如何“冷”，又何为“慧”？

明季江南，勾栏佳丽往往得兼操伶业，做不了出色的女演员也就成不了名妓。张岱所说的“南曲中妓，以串戏为韵事，性命以之”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张岱也有他的局限。譬如这“串戏”就不如他所观看的那么飘逸，乃是风尘女子命运长河里被封建士大夫黄色人情肉欲重锤所砸起的滴血浪花，惨哪！颇知这个中消息的李渔对“串戏”下了个内幕考语：“天下最贱的人，是娼优隶卒四种。做女旦的，为娼不足，又且为优，是以一身兼二贱了”。干么得“以一身兼二贱”呢？答案是令人酸鼻的：“日间做戏，夜间接客，不过借做戏为由，好招揽嫖客”——一句话，为了生存，妓女登上红氍毹为自己的肉体做广告或者说去展销自己行将出卖的肉体了。既是出卖，有营业就会有竞争，那竞争也太……不说也罢，但总的却是很容易明白的。大家知道：名妓者，相对有名也，在妓女群中有较

高的地位，因而也随之有点资本可以有限度的挑挑买主，卖出自己，所受的欺凌践踏也就可能会轻一点点。就为了这可怜的一点点，妓女必须绞尽脑汁使自己出名。而且要出名，“串戏”是重要的手段，也就是借以让购买者——嫖客鉴赏和比较其色相技艺，难怪她们会“性命以之”。是命运——生存需求逼使她们大“串”其“戏”哦，一点儿也“韵”不起来。同时，这“门户人家”的营业还有个极其严峻的限制：年岁。俗云：医怕年轻妓怕老；女人如花似玉的时间本来有限，竞争必然要求她们尽量提前接客的岁数。提到多前呢？“原来门户中梳弄（按：也写做梳拢；余怀说：妓女“初破瓜者，谓之梳拢”，）也有个规矩。十三岁太早，谓之试花。皆因鸨儿爱财，不顾（雏妓）痛苦……到十五谓之摘花。在平常人家，还算年小。惟有门户人家，以为过时”（《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十三学得琵琶成”“娉婷袅袅十三余”等等名句，都可以在冯梦龙这段话里获得最真实然而了无诗味的注脚。如此惨然，李香君能不“性命以之”么？她“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皆能尽其音节”。崑曲号称艰深，明王骥德想著《曲律》，他的朋友孙如法就说：“此绝学”，可见其难；汤显祖的四梦，当日就有“拗折天下嗓子”的说法，可见是难中之难者，而十三岁的李香君就“皆能尽其音节”，其聪明早慧可以想知。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李香君为何得如此早慧，又为何能如此早慧？难道我们听不出那沸盈笙歌里头妓女辛酸的泪音么？难道我们预测不出这一个丽质天生聪慧过人的小李香又将如何对付那肮脏的尘寰么？她“尤工《琵琶（记）》词，然不轻发也”。小小年纪，就已经如此矜沉。这矜沉，这七分自爱三分意在吊足嫖客胃口好驱使他们趋之如鹜“争一识面为荣”的“不轻发”，没有冷酷人生的鞭影啼痕么？暗吞血泪，明作欢颜……终于，她成名了。

于是，士大夫感到她“冷”；或者说，李香君“慧”中裹“冷”，姣媚

倩笑中隐隐有一股凛然不可轻犯的风霜之气。

这，究竟是什么？

我前边提到了一件事：李香君予携带重金的田仰以闭门羹吃。关于这一件事，侯朝宗是这么说的：

后半岁，乃闻其却执事金，尝窃叹异，自谓知此妓不尽……仆虽书生，常恐一有蹉跌，将为此妓所笑。

——《答田中丞书》

侯朝宗这时虽然还“此妓”长“此妓”短，但是，极其明显的，他是有点怕李香君了。怕什么呢？《李姬传》中这么说：

侯生去后，而故开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镒，邀姬一见。姬固却之。开府惭且怒，且有以中伤姬。姬叹曰：“田公岂异于阮公乎？吾向之所以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卒不往。

李香君所“赞”侯朝宗的事我们等等就要提到，这里，她峻拒田仰的理由是：“田公岂异于阮公乎”——田仰同阮大铖没有什么差别，乌龟王八一路货。取舍的标准是政治。应当承认，由于明末酷烈的党争，江南市民阶层的思潮同东林复社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甚至有一阶段汇流同向了，妓家也大有“家家夫婿是东林”的趋势。李香君这么做，有其孤苦出身的朦胧阶级意识，更有时代进步政治思想投影。于是，士大夫“贤”则取，“否”便视同彘狗，对涎涎然盯着她的那一些簪缨衣冠敢于“无双”的“调笑”。难怪，会受到颇有时代先驱思想的政治活动家张溥夏允彝等人的赏识与“急称之”。

李香君“冷”，是冷得很有政治色彩。

她与侯朝宗的合离，更显示了这位平康佳丽的“冷”与“慧”。

侯朝宗的父亲叫做侯恂。这个做到“司徒公”的侯恂与阮大铖同是万历丙辰科进士。早年间，他们诗酒往来，顾曲评戏，感情满好。阮大铖于侯朝宗当然是父执。只是，由于崇祯皇帝扩大化的搞钦定逆案，阮大铖被划入“赞导”一等，“论城旦，屏居金陵，为清议所斥”，两家也断绝了往来。崇祯十一年，张献忠等扫荡淮海，颇有饮马长江之势。神经本来过敏的江左名士自然紧张了。于是，由复社极左分子吴应箕起草，东林巨魁顾宪成的孙子顾果领衔，黄宗羲陈贞慧等“东林诸孤”（这是借用。谨按：陈贞慧父陈于廷其时尚在，他自然不“孤”）以及依傍声气者一百四十余人列名，刊布了一篇半是谣言半是恫吓的《留都防乱公揭》，指斥阮大铖欲作“流贼”“内应”，搞得阮氏狼狈不堪，逃窜藏匿唯恐不密，很是窝囊了一阵子。隔年，侯朝宗南来，同吴应箕陈贞慧等人结识定交了。他们此呼彼应，指点江山，品评人物，一时颇为人瞩目。侯恂于侯朝宗南来时虽“语不及执事（阮大铖）”，阮大铖可没有忘掉他这个世交子侄，而且颇想通过他去攀援复社的头面人物，缓和缓和矛盾。于是，他委托一个姓王的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阮大铖这个主意是很不错的，迎合了沉缅于酒与女人的侯朝宗那公子哥儿脾气。谁知，“美人拆穿了美人计”。我前边说过，江南市民思潮同东林复社系的士大夫这一阵子有些汇流同向了。妓女，这市民最底层的人受包括魏阉在内的阉宦集团这封建统治最腐朽齷齪荒淫无耻的邪恶势力的迫害也最深、最惨，前辙如犁，血腥味犹在，警惕性自然也最高。警惕性高则心细，李香君于是提醒侯朝宗道：“王将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处于门户斗争漩涡中心的侯朝宗果然被点醒了。他再三查问，果不其然，姓王的乃受人之托，阮大铖钱花得很有政治目的。李香君于是斩截地说：“妾少从假母（李贞丽）识阳羨君（陈贞慧），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应箕）尤铮铮。今皆与公子